美語續詮之3

美語重逢記

——闊別三年後的所見所聞

喬志高

我寫「美語新詮」和「美語續詮」，向例一文一題，每篇先選一專題，然後在題目範圍之內把自己所知曉的美國閒話，多多少少交代出來。本文的做法稍許不同，並無專題發揮，只將最近見到聽到的一些零星字句拉雜記下，聊當「大時代」的一個小注脚。

在香港呆了三年，接觸的不免是「皇家英語」，一回到美國又被美語美文包圍起來；早起聽無線電廣播、平時跟鄰里街坊打交道、晚上看電視，盡是一派咬字不準的美國人的疏懶腔調，尤其是本地商人和工匠的瑪麗蘭鄉土口音，帶一點南方味兒，聽起來頗不順耳。讀音這裏無法表達，還是在用詞遣字方面，把歸來後這一兩個月所聞所見作一些劄記，看看有什麼新鮮的詞句足以玩味，再看看美國人目前的口頭禪反映出一些什麼樣的社會動態。

「大蘋菓」Big Apple——紐約市的諢名。紐約是我舊遊之地，是全球聞名的大都會，有世界最高的摩天樓，也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娛樂中心……當年由拉瓜地亞市長起帶頭作用，生龍活虎；戰後又成爲國際政治中心，聯合國總部的所在地，聲勢煊赫，好不威風。紐約市人口八百萬，政府預算每年一百三十億美元上下，高過全國許多州份，也超過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可是不久以前紐約成爲頭條新聞，

因爲市政府入不敷出，瀕臨破產的局面，現任市長畢姆幾次三番晉京請求「內援」，國會議員老爺乘機以「鄉下佬」報復「城裏人」的心理予以大量的奚落，教訓他爲何早不知道克勤克儉、量入爲出。福特總統也要一下政治，起先不肯想辦法，堅持紐約必須「自立更生」，後來才向國會提出一項「援紐」方案，報上說他是在「削蘋菓」。耶誕節前紐約市的公共衞生人員又全體罷工，滿海吞街頭垃圾堆積如山，路上行人掩鼻而過，這幅景象活現了今日大都市瘡痍滿目的面貌。所謂「大蘋菓」，原係二十年代經濟不景氣時期一種流行舞的名稱，男男女女圍成一圈，跳跳蹦蹦，忽前忽後，作頂禮膜拜狀。究竟紐約市爲何外號叫「大蘋菓」則不得而知。紐約人招徠遊客，喜歡自稱「大城」Big City或 Fun City（用滬俚來說， 卽「城裏廂好白相」）；現在要恢復那種聲譽，恐怕一時還不容易。

「把脚放在口中」Put his foot in his mouth——形容一個人失言，說話「丟叉子」，本來是句老生常談，最近又在新聞裏出現。一天清早我聽到本地 WMAL電台的廣播員報告新聞說，昨晚福特總統在埃及總統沙達特訪美回請他的宴會上擧杯慶祝美埃兩國友誼，一不小心當衆將這位貴賓稱爲「美國偉大的友人——以色列的總統……」廣播員加上一句評語說，「啊呀，福特總統一開口又把自己的脚放進去了！」這一類出言不愼，無心說走了嘴的事，根本是下意識在作祟，用心理學的術語說，叫做「佛洛依德式的失言」Freudian slip。我記得抗戰時期蔣夫人訪美，中美友好人士在紐約「瑪廸遜方場競技園」擧行龐大的歡迎會，主席某君向上萬羣衆致介紹詞時也大「擺烏龍」，衝口說出「美國偉大的盟友，從日本來的……」話猶未畢，全場大嘩。好在新聞記者還算客氣，這一類的「花絮」，多半不予報導。可是事實上目前美國的一般輿論對福特總統的評論已經愈來愈不客氣，認爲他最多不過是一個老實不中用的人，一個庸庸碌碌的政客。據今不到一年美國又屆大選，現在是兩黨「預選」的前夕，共和黨內前加州州長兼前電影明星的雷根，這一陣子呼聲甚高，有些觀察家說福特可能連共和黨候選人的資格都撈不到。眞個如此，他現在已經是所謂「跛鴨」lame duck 總統了。

「星期日早晨大屠殺」Sunday morning massacre——十一月

二日（星期日），白宮方面忽然走漏消息，說福特總統在內閣人事上即將作大幅度的改動，包括調換新的國防部長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等。第二天福特逼得不得不召開記者招待會證實這項新聞。在衆矢交集之下，他顯然言語支吾，滿口遁詞，一反他過去開誠佈公的作風，結果大家對他非常反感。在大衆傳播機關的詞彙中，這次行政首長的人事變動叫做「星期日早晨大屠殺」，影射尼克森總統在「水門」事件白熱化時，一夜之間開革了政府勘察本案的「特別檢察官」，因此逼得司法部長、次長聯袂辭職那一回的所謂「星期六晚大屠殺」。按此處「大屠殺」massacre一語源出一九二〇禁酒時代，芝加哥匪幫互相火併，有名的「聖范倫汀節大屠殺」St. Valentine's Day massacre ，即一網打盡，一次消滅許多敵人之義。

在前幾期雜誌上我寫過美語的「衣裝」，提到形容特務秘密活動的「斗篷與匕首」cloak-and-dagger 一語。我說美國輿論界和國會已經向「中央情報局」ＣＩＡ開火。等到我去秋返回美國，參議院調查政府情報工作委員會的聽詢正在達到高潮。後來調查報告書發表，把「中央情報局」在歷任總統下的底細揭露無遺，包括「干預友邦內政」、「策劃暗殺敵國元首」等等不可告人的隱秘，統統和盤托出。美國人眞偉大，也可以說是天眞：打仗要「不贏政策」 no-win policy， 秘密工作要公開進行，宣傳要說「老實話」、要講「信用」credibility。 有些人以爲這是美國的弱點，其實這正表示美國制度堅强的地方。美國民族在齷齪的國際圈子裏混得不久，因此仍然保持「清白」和幼稚。（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言行不符」，事實與理想中間產生了距離。）正因爲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基本上有獨到之處，因此儘管爆出「水門」，抽ＣＩＡ的腿、拆ＦＢＩ的台，國內鬧得天翻地覆，國外面子丟盡、親痛仇快，到頭來這個「開放的社會」依然屹立不動。

最令人發噱的是在這次全國風雨的大暴露中，參議院委員會報告書把以前中央情報局買通職業兇手，企圖消滅古巴共產頭子卡斯特羅的種種措施，一五一十的拆穿。有人說這些想入非非的手法和機關簡直等於電影上〇〇七號「詹姆士•邦德」的勾當，只差的是沒有那麼靈。每天這樣當衆洗髒衣裳，別的不說，却給滑稽專欄作家「包可華」提供了不

少資料。因爲正當耶誕佳節，包可華靈機一動就寫出一篇專欄文章，標題是：「謀殺耶誕老人」Putting Out a Contract on Santa。

景是華府近郊ＣＩＡ總部的高級官員休息室；時間是參議院不講面子揭穿他們秘密的翌日，一夥情報人員正在喝咖啡談這件事。當然大家都很憤慨，七嘴八舌在埋怨。「這樣下去還搞什麼情報！」「把我們的工作情緒都弄壞了！」「簡直無法無天，等於謀殺耶誕老人！」

上司一聽說「謀殺耶誕老人」，馬上疑神疑鬼，認爲耶誕老人可能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敵人，非要安排計劃，必要時予以「極端不利的消除」exterminated with extreme prejudice；換一句「非官話」說，就是把他幹掉。於是大家又你一嘴我一舌提供意見，出餿主意。一個說：「僱人去在耶誕老人皮靴裏撒一些脫毛藥粉，他穿上靴子大鬍子就會脫落下來，叫耶誕老人成爲全世界的笑柄。」另一個獻計道：「爲何不把耶誕老人趕馴鹿的繮繩上塗一種化學藥劑，他中了毒控制不住雪撬，就會馬上垮台。」還有人主張先到北極去一封一封檢查耶誕老人的信件。更有人堅持最簡潔了當的辦法是派兩個特務埋伏在壁爐旁，等耶誕老人降臨就一槍結果了他……究竟後事如何，此處且不透露，請看我的朋友何凡先生翻譯的「包可華專欄」便知分曉。

自從「水門」汨濫以來，美國「揭發」和「檢舉」之風大熾，政府行政部門成爲衆矢之的；凡是立法大員、司法長官、以及「無冕皇帝」的新聞界，一個個都以「糾察」爲己任。把ＣＩＡ攪得體無完膚之後，最近目標轉移到「聯邦調查局」ＦＢＩ（即多年來負責國內安全的機構）。這次我回到華盛頓，偶經賓夕文尼亞大道和第九街見到龐然大物的一所新建築，門楣上堂而皇之的嵌着銅字：「胡佛ＦＢＩ大厦」J. Edgar Hoover F. B. I. Building，紀念這位已故的常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現在輪到該局遭受侵犯公民權的猛烈抨擊，報上常見讀者投函，建議大厦應當改做別用，或者把胡佛的「臭名」取消。

轉到正宗的國際交往方面，近來常見的兩個字不用說是美蘇之間的「緩和」détente 和中共竭力反對的「覇權」hegemony。說起來這兩個名詞都不是新創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列强爭取勢力均衡的時代，談起國際關係就習用這一類的術語。前者是法文，臺灣報紙上

有人巧妙地譯爲「低盪」，以便音義兩全。根據這種譯法，我覺得譯爲「得當」似乎更爲恰當，而且較近原文的讀音。目前美蘇關係的關鍵在此，因此 détente是國務卿季辛吉的法寶。從季卿的觀點來看，與其貶之爲「低盪」不如尊之曰「得當」；要得到「得當」的目的，美蘇兩國近年來斷斷續續、上上下下進行了不少次所謂的 Salt Talks，即「戰略性武器限制商談」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我有一位熟讀古文的朋友譏之曰「現代鹽鐵論」）這次國防部長史勒辛格的被黜，觀察家一致認爲是季卿佔勝，因爲兩人一向「格格不入」；史勒辛格批評季辛吉的「得當」政策頗爲「不得當」，應該對蘇聯的核子武器隨時加以防範；季辛吉則僕僕風塵，繼續奔走他的「穿梭外交」 shuttle diplomacy， 希望把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累卵的局勢弄得四平八穩。

美蘇在新國際均勢中「得當」，自然是中共深惡痛絕的一件事。他們頻頻發出警告，反對「超級大國的」的「覇權」。美國爲了也要跟中共「得當」，少不了沿用「覇權」一詞——報紙標題上如此，外交詞令中也如此。可惜中西部出身的土包子總統福特，語文程度不够，他在感恩節後訪問北平，在敬酒演講中將 he-gem'-o-ny 這字讀錯，誤將重音放到第一音節上去。隨行採訪的記者們都說總統又出了洋相，就同前次覲見日本天皇時穿燕尾服褲子短了兩吋一樣。

中共在語言的造詣上的確高人一等。美國人雖然不至於背誦毛語錄，但有好幾個中共大力推行——雖然未必是創用——的詞語，在今日美語中已是耳熟能詳。比如「紙老虎」Paper Tiger 即是其中之一，（職業足球隊「底特律獅子隊」Detroit Lions，因成績不佳，一度被皿爲「紙獅子」）。他如「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公社」commune，「茅台」mao-tai，「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以及前面提到的「超級大國」 Super-powers， 也都前前後後、或多或少的在美語中佔了一席地。至於反共術語，在美國辭彙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有「鐵幕」Iron Curtain 和「洗腦」 brainwash——前者是邱吉爾發明的，後者似乎源出一個書名，可用做動詞也可用做名詞。

每年年終歲首，美國電視上常有回顧和前瞻的座談節目。前幾天我偶然收聽到ＮＢＣ電路一個節目叫「未來一百年的展望」。主持人問，

各位認爲英國小說家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年」書中所預言的那種社會，將來在美國會實現嗎？參加討論的有人說，如果從「水門」一類的事件來看，這種政府侵犯人權無孔不入的「老大哥」作風現在已經實現了。另有比較頭腦冷靜的一位說，他認爲主要問題還不在新科學器材的發明，可以用來幹竊聽、錄音等等勾當，而是在「一九八四年」書中所表現的「語言的貶值」debasement of language。語言非但可以貶值而且可以變質，如奧威爾所說的黨的三大標語：WAR IS PEACE（戰爭是和平），FREEDOM IS SLAVERY（自由是奴役），IGNORANCE IS STRENGTH（無知是力量）。

其實遠在奧威爾之前，魯易士•加樂爾在「鏡裏乾坤」"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一本成人童話中已經有以下這一段寓意深遠的對話：

> 昏弟敦弟 Humpty-Dumpty 用一種輕蔑的口吻說：「我用一個字眼，我要它當什麼講就當什麼講——不多也不少。」
>
> 阿麗思說：「問題是，你能不能拿字眼一會兒當這個一會兒當那個講。」
>
> 昏弟敦弟說：「問題是，到底是誰做主——而已。」

在今天搞政治，正合了這句話。「用一個字眼，要它當什麼講就當什麼講。」國內政治如此，國際政治也是如此。「問題是，到底是誰做主而已。」舉一個近例來說，去年十一月間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議案，掀起軒然大波。這議案譴責以色列，認爲「猶太復國主義」Zioism 就等於「種族主義」racism；兩個字可算是同義詞。在現代語彙中「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racist 是罵人的話；顯然這項議案是阿拉伯國家在國際機構中排斥以色列的一個絕招，美國雖然竭力反對，可是因爲它有阿拉伯國家、共產集團、及「第三世界」的大多數票支持，臨了還是通過。問題是，聯合國大會到底是誰做主？美國雖然第一富强，被目爲「超級大國」之一，聯合國的預算她分擔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一國一票的「聯大」裏面美國也做不到主。

新穎、奇特的字詞不僅是在新聞裏出現；曲解和戕害辭義的事也不限於權力鬪爭。在一般人生老病死的過程中，有些盡人皆知的字眼，究

竟定義如何，也可能發生糾紛。我回來這兩個月在報章雜誌上注意到兩個很平常的字，怎樣解釋應該毫無疑問的，現在却引起社會上廣大的辯論。這兩個字是什麼呢？

㈠强姦 rape。在今天社會犯罪的數字中，强姦案一天天增多，可是這方面的統計還不够正確，因爲受害者不一定報警，涉嫌强暴的也不一定定罪。在另一方面說，也有被控强姦罪、已經判處徒刑、而後來證明無罪的(其中往往牽涉到黑人)。問題是：什麼叫「强姦」？多年前聽到過美國人一個笑話說： No such thing as rape, because woman with skirt up runs faster than man with pants down. (沒有强姦這回事，因爲女的撩起裙子比男的褪下褲子跑得快。) 這當然是無理取鬧的話，但事實上美國社會對於强姦問題的態度一向有點模稜和曖昧。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女權運動，不用說早晚要針對這個問題。過去一年出版的新書， 專門討論强姦問題的特別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本叫做「非出自願：男人、女人、和强姦」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作者布朗密勒 Susan Brownmiller 是一位女權運動的激烈份子，她花了四年功夫在紐約市圖書舘搜集資料，寫成這本長四百多頁的鉅著，號稱「强姦問題的歷史百科全書」。在報紙和電視上也常見到有關强姦問題的討論，從教授婦女們學習自衞術，以至改正各方面對蹂躪女性行爲的看法——包括警察、醫護人員、社會工作機構、檢查官、法官、以及民意。有些女權運動者用起「强姦」一詞，顯然是相當廣義的。

㈡死亡 death。 美東紐澤西州有一家姓昆蘭的二十一歲的女兒凱倫，半年前因同時飲酒、吸毒，突然陷入神經癱瘓，六七個月來一直昏迷不醒。她的一條命僅仗着醫院裏的人工呼吸器維持，就這樣不生不死，形同草木。信奉天主教的昆蘭夫婦幾次三番要求醫院把機扭關掉，好讓女兒遵從上帝的意旨，平平安安的死去；但是醫院無法照辦，因爲根據該州法律，醫生那樣做就可以被控犯殺人罪。後來昆蘭夫婦告到紐澤西高等法院去， 法官判下來仍然不許醫生或父母操「生殺大權」。 判決書說， 美國憲法不准許一個人有「死亡之權」 "There is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ie." 此案的涵義激動了全國的輿論：一方

面要求人應該有「死的尊嚴」；一方面認爲維護生命是醫藥與法律的首要責任，只要「一息尚存」決不能使它斷絕；不管醫生的診斷和家人的意旨，法律仍然不容許最低限度的所謂「安樂致死」 euthanasia。有許多醫生表示，像凱倫這種情形並不少見，根本不應鬧到法庭上去解決；通常的辦法是醫生和家人之間有一種默契，其標準也就是「盡人事而聽天命」。可是科學發明日新月異，醫藥界今天已有各種幫助心臟和肺部活動的機器，可以使垂死的病人「苟延殘喘」，雖生猶死的拖下去。到了什麼地步方才把機扭關掉，負責的醫生是否有被控庸醫誤事，甚至殺人害命的危險，這些都是不易解答的問題。進一步說，在「法治」的美國，法律是否也應該跟着時代走，把「死」的定義修改一下（有少數州份已這樣做），以神經系統是否失却功用爲準。截至現在爲止，昆蘭夫婦準備上訴。

新陳代謝，有些語言文字也是如此。幾年不見，華盛頓「杜榜圓場」上披頭跣足的青年男女蹤跡已稀；這一代的「生活風格」 lifestyle 又有了改變，連「嬉皮」hippie 這個名稱都顯得明日黃花。那麼有什麼以前從未聽見過的新詞呢？讓我舉一兩個例——

＊ ripoff（撕掉） ——這又是美文中層出不窮的一個二合一的「複合字」，中文最貼切的翻譯也許是「剝削」；上海話有「刮皮」一詞，也可用來做參考。購買「孔多」Condo 式大厦中的公寓單位， 要受地產管理方面的剝削 management ripoff； 郵費不斷地大幅度的增加，是政府對消費者的剝削 government ripoff；投機商人準備今年在觀光遊客身上發一筆大財，叫做 Bicentennial ripoff （二百週年紀念的剝削）——都有用不太正當的手段從中取利的含義。

＊ thruput（放過）——我們知道標準英語中「生產」 或「生產量」叫 output（放出去的）。自從電子計算機普遍之後，大家又學會了一個新字「輸入」input（放進去的）。 這個字還可以假借到別的場合應用。如上文所說福特總統調換國防部長，究竟幕後是誰出的主意；據白宮表示， 新任國防部長倫斯菲爾並未與聞其事 Rumsfeld did not have any input in the Cabinet changes。（倫斯菲爾對於

內閣的人事調動並沒有「放進去」什麼）。最近美國政府的「高不低咯克」gobbledygook（即打官話）專家又造出一個一九七六年的嶄新名詞，叫做thruput（放過去的）。原文見國務院制定一個新官職——「消費者事務聯絡員」——的通告。既有 output（出），input（入），爲什麼不能有 thruput（過）呢？

不要問我這個新字怎樣解釋。在這七十年代下一半的開始，美國立國二百週年紀念的一年，我們馨香祝禱，今年大家彼此「得當」，得「過」且「過」吧！

（一九七六年元月五日）

今年獻給小朋友的禮物！

鐵定四月四日兒童節隆重出版

第二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少年小說組第一名　金寶流浪記　尤美松著

童話組第一名（共兩名）
(1)奇妙的紫貝殼　簡　宛著
(2)多出來的一天　郁斐斐著

兒童詩組得獎作品　有翅膀的歌聲　風美村等著

蝴蝶飛舞（童詩）　林煥彰等著

圖畫故事組第一名　鳳凰與竹鷄　陳永秀圖文

圖畫故事佳作（共兩名）
(1)外婆家　文夢霞圖文
(2)小布咕種稻記　陳文龍圖

請密切注意報紙預約廣告

周浩中圖　曹俊彥圖　趙國宗圖　王庭玫圖　張清榮文

書評書目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